

河南地方戲曲彙編

(豫 劇)

河南省劇目工作委員會編

第 五 集

桃 花 庵

合 鳳 裙

香 囊 計

日 月 圖

前 言

河南20多个地方剧种，拥有数以千計的优秀傳統剧目。为了使这些丰富多彩的寶貴遺產，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提供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和剧作家进行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特編輯“河南地方戏曲彙編”。

“河南地方戏曲彙編”的資料，曾得到本省各地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出和記錄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以及本人的拿手好戏，这对繼承戏曲遺產、研究河南地方戏历史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这些寶貴資料，我們將分別剧种，陸續分集刊印。

“河南地方戏曲彙編”所收集的剧目，多系口述者的拿手戏，其表演艺术和曲牌等亦尽可能收集在內；并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老艺人帮助訂正；对只有个别艺人能口述的和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剧本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加刪动。各剧团在选择本彙編剧本上演时，必須要慎重研究或进行适当加工整理。

河南各剧种的傳統剧目，失傳或流散在民間的極多，要全部挖掘出來，还是一項比較艰苦的工作。本“彙編”所收的剧目，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本“彙編”成为河南地方戏曲遺產的忠实纪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串、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員會

目 錄

桃花庵·····	(1)
合鳳裙·····	(49)
香囊計·····	(87)
日月圖·····	(117)

桃花庵

馮煥卿 口述

劇情簡介

明代，蘇州廬生張才，虎邱山游春，遇桃花庵小道姑陳妙善于茶肆中，兩相愛慕挑逗生情，張跟陳妙善至桃花庵，匿居不返。未几，張患暴病死，妙善葬之于香火池下。數月后妙善遺腹生一子。密請貧婆王桑氏抱去，被姑蘇縣正堂蘇坤所买，起名蘇寶玉。

張才之妻賈氏，自丈夫失蹤之后，求神問卜，多方尋覓，歷十二年杳無音信。一日在過街樓上偶見蘇寶玉，以其貌似張才，喚至家中認為義子。

賈氏婚時，曾制秀才藍衫兩身。張才游春時穿去一身，張才死后，妙善即以之包裹棄几，并留詩句。藍衫遂落于王桑氏之手。十數年后，王益老貧，賣藍衫至張府，賈氏見衫究知根底。以降香為名，誑誘妙善至府中，問明情由，得悉寶玉乃是張才之子。時，蘇坤已升任蘇州府知府，寶玉已中狀元。蘇太太率子至張府拜客，賈氏和妙善与之談起寶玉身世，要求歸宗。雙方爭論不休，相與至知府衙門見蘇坤。一方証据确鑿，一方敦養辛勞，天理人情，兼顧難決。最后以一門兩不絕辦法，解开糾紛。

人 物

張才(張)小生	家院(家)老丑
賈氏(賈)青衣	劉伯溫(劉)老生
陳妙善(陳)小旦	張恆(恆)老生
老道姑(姑)老旦	丫環(丫)花旦
蘇坤(蘇)老生	茶博士(茶)小丑
蘇寶玉(寶)娃生	通城司(通)官丑
蘇太太(太)彩旦	老衙皂(皂)花面
王桑氏(王)老旦	房首(房)雜生
小郎(小)小丑	龍套(兵)雜角

第 一 場

〔張才上。〕

張：(引)觀山山有景，觀水水又清。(坐小場)

(詩)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

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小生張才。江南蘇州人氏，只因虎邱山起了游春大會，有心前去游玩，只得與娘子商議明白。小郎走來。

〔小郎應聲上。〕

小：伺候大叔。

張：請你大孀。

小：是。(出門)有請大孀。

〔賈氏帶丫環上。〕

賈：(對)忽听相公喚，上前問根源。

奴，賈氏。相公呼喚，上前去見。(進門)見過相公。

張：娘子請坐。

賈：有坐。(二人對坐)

丫：奴婢給大叔見禮。

張：罷了。

賁：相公將為妻喚出，有何話講？

張：只因虎邱山起了游春大會，有心前去游玩，把娘子請出商議明白。

賁：相公前去望會，為妻不敢阻擋，命小郎作一陪伴，相公意下如何？

張：娘子言之有理，小生就要動身。

賁：慢來！為妻還有囑托。

（唱慢板）

叫相公穩坐在客廳，為妻講到你心中。

奴相公虎邱山去望會，你把為妻拋家中。

你見了年老之人稱伯父，年少之人稱長兄。

也非是為妻囑咐你；比不得尋常在家中。

（轉唱流水板）

你出門莫貪野花柳，家花野花不相同。

貪戀家花生貴子，貪戀野花一場空。

囑托話兒牢心記，別當耳旁吹來風。

速速去，早回府，免得為妻挂心中。

張：（唱流水板）

娘子不要囑托情，你的言語記心中。

久讀四書念五經，難道說大事俺不明。

辭別了娘子出客廳，（張出門，賁相送）

叫娘子莫遠送轉回府中。（張同小郎下）

賁：（唱流水板）

一見相公出府行，時時刻刻挂心中。

叫丫環領我回府轉，就等着奴相公早回府中。

（下）

第 二 場

〔老道姑上。〕

姑：（唱流水板）

虎邱山起下了游春大會，喚出來我弟子同把會行。

有老身打坐在禪堂以內，我只把陳妙善喚了一聲。

妙善走来！

〔陈妙善内应，来了，上。〕

陈：（唱流水板）

陈妙善在佛堂正在念经，忽听得老师父呼唤一声。

进禅堂见师父施礼相牵，问师父唤弟子有何事情？

姑：（唱流水板）

叫弟子你稳站禅堂以内，把为师言共语讲来你听。

虎邱山只起了游春大会，咱师徒去游玩走上一程。

叫妙善你快把香包来带，（妙善取出香包，二人出庵，锁门）

咱师徒去游玩虎邱山中。（同下）

第 三 场

〔茶博士上。〕

茶：（对）招牌忙挂出，单等吃茶人。

〔老道姑、陈妙善上。〕

姑：（对）离了桃花庵，

陈：来到虎邱山。

师父：天气很热，弟子腹中有些焦渴，前面就是茶楼，咱们师徒用杯茶再走吧？

姑：为师我也渴了，待我唤了茶博士。茶博士！

茶：唉。二位师父到了，莫非用茶吗？

姑：正要用茶。可有僻静地方？

茶：楼上干净，请到楼上。

姑：带路。（三人同上楼）

茶：喝什么茶？要什么点心？

姑：素茶一壶，瓜子四两，茶毕算帐。

茶：是啦。（下楼）伙计们！楼上要素茶一壶，茶杯两个，瓜子四两。

（内应声，茶博士取茶上楼）大师父还要什么？

姑：不用什么了。唤你再到。

茶：是。（下楼）

〔張才帶小郎上。〕

張：（對）离了双竹庵，游春到虎邱。

小：大叔！天气很热，前面就是茶楼，咱們喝杯茶再走吧？

張：好。咱就在这里用茶，喚了茶博士。

小：是。茶博士！茶博士！

茶：唉。二位客人莫非用茶？

張：正要用茶，可有干淨地方？

茶：楼上座都滿啦，楼下倒也干淨。

張：帶路。（三人同进）

茶：要什么茶？什么点心？

張：香茶一壺，瓜子四兩。茶畢算帳。

茶：是啦。（出門）伙計們！楼下兩位客人要香茶一壺，瓜子四兩。

（內应声，茶博士取茶上）茶到。客人还要什么？

張：不用什么。喚你再来。

茶：是。（下）

陈：（唱流水板）

我在此茶楼用目睜，（压板）

（念）茶楼用目睜，打量一書生，

亞賽潘安貌，又賽左金童。

（唱）抓一把瓜子皮撒下楼棚。

張：（唱流水板）

有張才楼下往上看，

（念）張才抬头看，师父在上边，

亞賽天仙女，不知住哪庵？

（唱）但不知小师父住在哪庵。

陈：（唱流水板）

小公子在楼下来問俺，（压板）

师父，你帶笔了沒有？

姑：出家人为了叫人上布施，能不帶笔嗎？

陈：拿过来叫我用用唄。

姑：在香包里，你自己拿吧。

陈：（抽笔，取扇）待我題詩一首：

（詩）竹笔拿在手，扇子写一番，
我名陈妙善，出家桃花庵。

（唱）随师父出家在桃花庵。

我这里把扇子擲在楼下，（压板）

（有心扳扇，又怕被师父看见，故意一摆袖；打在老道姑眼上）
急忙忙把扇子扳在下边。

張：（强拾扇，展观，向妙善一笑）

（唱流水板）

小师父扳扇子有情有意，这一回叫張才喜在心中。

茶博士你过来与我算帳，（压板）

小郎：唤了茶博士。

小：茶博士！茶博士！

茶：唉。来啦。客人你要什么？

張：我要走了，把楼上二位师父的茶錢算到一处，就說我候了。这是紋銀二兩，余下的尝与你吧。

茶：謝謝。楼上二位师父的茶錢，这位相公候了。

張：（唱）今夜晚会妙善到她庵中。（下）

陈：师父，天不早啦，咱走吧。

姑：好。也該回去了。

（唱流水板）

茶博士你过来与俺算帳，

茶博士！

茶：来啦。添茶嗎？

姑：算算帳，我們要走。

茶：茶錢、瓜子錢楼下公子都候过了。

姑：（唱）我帶定我弟子轉回庵中。（帶陈下）

茶：哈哈！这两份儿茶卖得值过。（下）

第 四 場

〔陈妙善、老道姑上。〕

陈：（唱）陈妙善下茶楼心事不定，怎不見小公子哪里所行。

（陈向后轉望）

姑：看啥？快走吧！（一再催促）

陈：無奈何随师父轉回庵中。（同下）

〔張才帶小郎上。〕

張：（唱）小师父她与我暗暗約定，今夜晚她叫我在庵中，

有小郎跟着我許多不便，（压板）

小郎：你暫且回去，大叔我还要游走游走。

小：俺大孀交代的明明白白，叫咱一路出来，一路回去，咱一塊走吧。

張：大叔我去去就回，你先回去了吧。

小：你可快点回去，可別摸迷了。

張：那是自然，你去了吧。

小：那，我先走啦。（倒下）

張：（唱）今追赶小师父走上一程。（下）

〔陈妙善急上。〕

陈：（唱）陈妙善抛师父头前快走，（下）

〔張才紧跟上。〕

張：（唱）有張才在后边隨身紧跟。（下）

〔老道姑紧追上。〕

姑：（唱）正行走我弟子轉眼不見，我老身在后边紧步快行。

（紧走三步，下。陈妙善上）

陈：（唱）陈妙善走一个流星赶月，（下）

〔張才上。〕

張：（唱）有張才走一个月赶流星。（下）

〔老道姑上。〕

姑：（唱）高叫声陈妙善等我一等，这一陣跑的我腰眼生疼（下）

（先开庵門进門）

陈：（唱）有妙善摆摆手“唉”庙院走进。

（張才紧上，进門，左右圈娃娃）

張：（唱）跑坏了我張才你不心疼。

（老道姑紧上，进門，把二人冲开，張才和妙善就往一塊抱）

姑：哇！（唱流水板）

年輕人做此事不要臉面，众山主曉知了搗出庵中。

唉！山主請吧！

（三人同进門，进屋內老道姑在中間，張才和妙善站在左右，二人对看，被老道姑看見，心不滿意）

姑：妙善！妙善！妙善！

陈：（惊）师父你吓死我吧。

姑：山主来了你搬坐呀！

陈：是，（給張才搬一个坐放在左边）

姑：山主請坐，請坐。

（張才坐下，老道姑只当有坐，就往下坐，坐在地下）

妙善：你怎么搬一个坐呀？再搬上一个。

陈：（眼看張才）师父你不坐啦吧。

姑：我不坐我能站着啊！快些搬个。

陈：唉！是，（無奈回头搬个椅子）师父放在那里呀？

姑：（用脚一踩）放这；（妙善把椅子放在老道姑脚上，砸的脚疼难忍）

你站开吧！（看看張才，看看妙善）妙善！妙善！唉！妙善！

陈：又叫啥咧？

姑：給山主端茶呀！

陈：是，（回头端上一杯茶，給張才面前遞过，又站在老道姑左边）

姑：山主請茶（老姑一端沒有茶杯，又一着妙善，妙善只管看張才，張才直看妙善，二人对看）妙善！妙善！妙善！

陈：咋啦？

姑：你再端一杯茶来。

陈：师父你还喝呀？

姑：我都不渴啦？快端一杯吧。

陈：是。（回头無奈端一杯茶放在肚上）給师父，

姑：（把杯夺过来）看看把茶杯放在那个地方多难看！山主請茶。（老姑端茶就喝，張才端杯只顧看妙善，不顧喝茶。老姑看看張才，又看看妙善，心中老是不滿意）山主請茶。（張才不理，只管和妙善对看）山主請茶，（張才吃惊把茶撒在藍衫上，妙善看見可笑，就想与張才擦藍衫，老姑用眼瞪妙善，張才慌忙用袖擦水。）妙善折杯。（妙善把杯接去）山主居住那里？高名貴姓？

張：小生居住苏州城內，双竹巷的人士，草字張才。

姑：失認了（妙善回头搬坐坐下）

陈：师父我热。

姑：你热你說呀！

陈：（把大領衣服脫下，漏內短衣）师父我放哪呀？

姑：放哪？你擱哪吧。（妙善把道袍向張才身上放。老道姑急把妙善扯过，妙善就把道袍放在一旁，搬門場坐下，張才同搬椅子坐門場）

張：（唱流水板）你坐东我坐西二仙傳道，

陈：（唱）你看我我看你眼角留情。

姑：（唱流水板）他二人在一旁眉来眼去，無奈何我与他躲躲路徑。

（下）

張：（唱流水板）又只見老师父后房去了，尊一声小师父細听分明。

你爱我我爱你正成婚配，来来来与我生只把亲成。

陈：（唱）有我奴我情願随你心願，还恐怕得了趣卖我風情。

張：（慌忙跪下）

（唱）我要是得了趣把風来卖，准备着命丧到桃花庵中。

陈：（用手按住張才咀）

（唱）急慌忙把相公急忙掺起，（掺起介。二人合抱娃娃）

（二人同唱）你爱我我爱你咱把亲成（下）。

第 五 場

（苏坤帶太太和四衙皂上場）

苏：（唱二八板）正是我催馬往前行动，我領了大明爷聖旨一統。

到苏州去上任管轄百姓，

〔房首帶二衙皂跪迎。

房：（接唱）閃出來名房首前來接迎。

苏：（唱二八板）催坐馬只進了蘇州城內，（繞大場）下了馬只來到大堂中，

（接印大場，房首上堂參接）

房：參接老爺，

苏：罷了，你們前任老爺可是什麼規矩？

房：我們前任老爺先拜客后降香。

苏：照前任老爺一樣行事（同下場）

第 六 場

〔張才和妙善上場。

張：（得病唱慢板）出府時我的妻囑咐與我，只顧的貪歡樂不能回程。

有張才進庵來身得重病，貪歡樂不顧的轉回家中。

陳妙善他待我有情有意，我不該用冷茶身得病症。

（轉唱流水）叫妙善你揹我病床一上，但不知到何日病體才輕。

陳：（唱慢二八板）張才夫不要悲哀痛，再要啼哭我心疼。

你愛我我愛你茶樓來會，這也算前世里該把親成。

老師父他也算月老媒紅，好不該在禪堂口念佛經。

出家人棄紅塵什麼好處，到何日隨奴夫轉回家中。

轉身來我只把奴夫來叫，把為妻言共語講來你聽。

有一日奴的夫病體好了，做一對好鴛鴦轉回家中。

張：（唱二八板）叫妙善你不必把我來勸，我只把真情事向給你明。

我家中有前妻名叫寶氏，她是你前房姐賢德佳人。

正講話只覺得肚內疼痛，（轉飛板）我肚內疼痛為何情。

是，是，是，我明白來情去路，昨夜晚用冷茶該我喪生。

時方才講的陽間話，昏昏迷迷不知情。

蘇：張郎，張郎！（哭二八板）一見張郎喪了命，我哭了聲張才夫，

我再叫一聲張才夫，咳……張才夫，

(哭白)唉呀張才——夫——呀！

(流水板)泪珠滾滾放悲声。

我只說夫妻同到老，全不料半路各西东。

張才夫一死不当緊，撇下我孤身誰照应。

你好比麻干搭桥把我閃，竹籃打水一場空，

哭死哭活尽是枉，那有死人再复生。

陈妙善在禪堂越哭越痛，

〔老姑上。〕

姑：(接唱飞板)我只把陈妙善叫了一声。

妙善你哭什么？

陈：师父死啦！

姑：看这是啥話？我說話好好的，我会死了嗎？

陈：不是啦！張相公死啦！

姑：他死了可不格戥我啦！把他死屍拉到荒郊狼吃狗啃就算了，

陈：师父，他与弟子乃是夫妻一場，那我如何舍得。

姑：嗯！还提夫妻一場啦，就这都把我作弄好啦，山主們要是来了，可
是怎么办啦，你叫把他埋到那里？

陈：师父，就把他埋在大佛殿前，香火池下边，你看如何？

姑：嗯，把他埋到香火池下边，叫他个小煞羔往外蹦，那我可不願意。

陈：唉，师父呀！

姑：咆！別哭啦，中，中，中！就把他埋到香火池下边。叫我去拿鉄畚。

(拿鉄畚介)給，把那磚別掉，好埋他的屍首，(妙善別磚別不动)

唉嘛！你吃糠也有点糠力，拿过来給我！(姑把鉄畚夺过来別磚)，

这值啥！搬磚搬磚(妙善搬磚，老姑鉤抗介)給你清清吧。

(妙善接畚清理土坑)不用撩远，还用啦(妙善把坑清理完善)来吧！

抬他的死屍吧(二人抬尸放在坑里)小煞羔，死罢你还弄啦！

我叫你藏(老姑照張才肚上踩一脚)

陈：(哭)师父啊！

姑：嗯，死了你还心疼他啦，埋吧，埋吧。(妙善往墓坑內埋土)搬磚吧。

(妙善搬磚老姑鋪磚)燒燒紙吧，哭他兩声吧！

(老姑坐在一旁)

陈：（跪下点纸祭奠，哭唱栽板）

有妙善跪池前悲哀悲痛，（转哭滚白板）

我哭了声张才夫，再叫一声张才夫，唉……张才夫，夫啊！

（唱）（转二八板）止不住泪珠滚大放悲声。

你爱我我爱你茶楼相会，看起来咱也算前世有情。

我把你只带到桃花庵内，成全了百年好夫妻结成。

一日雨，两日三，一个月整，不料想张才夫身得病症。

你不该用冷茶自己找病，全不想你命丧桃花庵中。

年轻人你没成名霜打叶散，又好比牡丹花墜落泥坑。

张才夫你一死不当紧，抛下了为妻我何人照应。

哭奴夫哭的我口舌干定，手拍地叫几声也叫不应。

把一个陈妙善越哭越痛，

姑：（接唱飞板）我只把我弟子解劝一声。

别哭啦，哭也哭不活啦，站起来吧。（妙善站起）看看你那脸，成

啥啦，走吧回后头吃点好里，好好保养保养吧。

陈：（哭）师父呀！

第七场

〔老道姑过场。〕

姑：（唱流水板）南庄山主把我请，他请老身议事情。

迈开大步前行动，到南庄见山主细问分明。

第八场

〔陈妙善上场。〕

陈：（唱慢板）陈妙善在庵中悲哀悲痛，想起来张才夫大放悲声。

张才夫在庵中一死丧命，掐指算他到有八月有零。

身有孕只觉得腹中疼痛，想必是小姣儿就要降生。

（转流水板）

天保佑是一男张门有后，不枉俺在庵中结髮之情。

陈妙善我札跪臥房以內，囑托空中的众位神灵。
还是男还是女早早生下，免得我陈妙善身受災星。
正講話打一个寒噤冷，（慌忙站起）
回到了罗幃帳只把儿生。

〔老道姑上。〕

姑：（唱流水板）

有老身我只把南庄来离，回庵內見弟子只把話明。
正行走用目睜，庵門不远面前停。
有老身我只把庵門进，（小孩哭）是那里小嬰兒哭了一
声。

妙善，那里小孩哭啦？

陈：师父生啦。

姑：我生啥啦？

陈：啊师父！弟子我生了張門之后。

姑：（煩惱白）吔！你可給我弄髒完啦！給我，叫我把他扳了，黃騰紆
眼狼拉犬嘴。

陈：师父！那是弟子身上吊下的肉，我如何舍得？

姑：那能恩养他嗎？

陈：啊师父！你去把王桑氏喚来，弟子我有話講。

姑：唉，就依着你。我走了，你把門閉住，別叫山主們來了，看見就把
咱撵出去了。等我回来叫門，你听見是我声你才開門，記下了沒
有？

陈：师父弟子記下了。

〔老姑出門，妙善上門。〕

姑：唉，我情去喚王山主啦，（轉場）来到啦，王山主在家啦沒有？

王：（內白）在家啦，誰叫啦？

姑：我叫咧。

王：（內白）我不得閑呀，在家正行園啦。

姑：屋里还有園場？

王：（內白）我正在捉跳蚤啦。

姑：出来吧，別捉跳蚤咧。

王：（內白）我还是不得閑呀，我在这抱娃子啦。

姑：你抱啥娃子啦？你恁大岁数还有孩子么？

王：（內白）不是啦，猫娃犬娃。

姑：出来吧。

王：（內白）来了！（上場說快板）老婆子生来手头巧，人家請我吊皮襖，皮襖吊够十三天，才把皮襖吊成了。吊成我上他家送，人家給我一包棗，伸手給我兩瓢面，被我一頓吃完了，人家給我送外号，起名就叫吃不飽！吃不飽！

叫我开开門，看看是誰？（開門出門介）咗！这不是大嘯嘍嗎？

姑：唉，大师父就是咧。

王：我叫荒咀啦，你找我啥事呀？

姑：俺弟子妙善叫你啦。

王：小陈师父俺倆对勁，叫我給門收拾住。（回头鎖門）大师父 你吃飯啦嗎？你沒吃叫我开开門与你做飯。

姑：閉門不留客，咱們不在一时。

王：我看見你也高兴啦，只顧說話，卖紅薯的話：我把你忽啦！

姑：忽記了就是啦。走吧。

〔二人轉場。〕

王：（說快板）背街走背街轉，回来还打背街轉，回来还打背街轉。

姑：你怎么不走大街！你咋光走背街啊？

王：不是那，这事有一个月了吧：我去給人家收生啦，人家讓我在哪里吃飯，我高低不在那里，我有个飢飽痼病，走到大街餓啦，看好碰見卖燒餅油饅里，我叫他給我夾兩盒，我坐那一会就吃完啦，人家給我要錢里，我腰里一摸，沒有帶一个，我說回来再把錢給你搶来，那个卖燒餅里也好說話，叫我去啦，这許多天沒給人家，我也沒有胆走大街啦，因此走背街。

姑：走大街吧，碰見我把錢給你墊上。

王：那咱就走大街。（說快板）大街走大街轉，这比背街近一半。王桑氏抬头看，抬头看見桃花觀，桃花觀，

姑：唉，桃花庵呀。

王：这庵和觀不是一样嗎？